

二義同因錄

二義同囚錄第三

第九章

又翌日。弗蘭克方奉命出戰。跨馬而行於途。斗聞礮聲隆隆。似出其前。惟相距尙遠。乃勒馬以審其所自。旣而驚曰。此礮聲似起於泰米納門外。顧泰米納門外一帶。初未嘗駐有敵軍。意者其西西利南部所駐之尼軍隊。已馳抵於此乎。抑鮑斯哥之軍隊。爲吾軍所愚。迫襲弗及。今乃返而至此乎。加黎波的軍在巴孤時。巴勒摩城中。嘗遣兵二隊追襲弗及。已見前章。卽所謂鮑斯哥軍是也。果爾。則吾軍又不得不捨死一戰。以求倖勝。蓋倫柴所部諸軍。伏處城中者。爲數尙不下萬人。旣不能聚而殲旃。一旦城外之兵猝至。內外夾擊。進退兩難。吾軍其岌岌危矣。

弗蘭克所見殊不謬。蓋此軍果爲前此城中所派遣。而馳赴巴孤。進擊加黎波的者。其第一隊馳至格利雪山徑。失利而回。遂與第二隊合。一同追襲。乃復爲加黎波的

所愚。徜徉山中。迷其所向。然加黎波的軍入城已三日。胡以此軍直至於今。遲遲始返。則其中亦有故。蓋各地居民。咸恨尼布爾士人刺骨。是以此軍追襲之餘。沿途叩之居民。居民或明明知加黎波的軍所往。而答以不知。或則詭詞答之。而誤其所向。於是此軍盤旋巖谷之間。左之右之。終不獲要領。直至距今前一日。始知被加黎波的及居民所紿。急長軀轉旆而歸。是晨抵城下。卽弗蘭克奉命而出時也。旣至。始知巴勒摩城已失。益益忿怒不可遏。遂不及少休。卽直前薄泰米納門。其守門之加黎波的軍。雖亦奮勇拒戰。抵抗久之。顧終以衆寡不敵。漸漸却退。

弗蘭克俯首少思。旋呼一隨從之軍士。謂曰。汝火速馳往伯理士寥王宮。求見大將軍。而告以泰米納門被敵軍進攻。勢已垂破。吾先馳往抵禦。暫阻之。使弗入。務請大將軍速派軍以爲後援。不可少緩。再汝此去。一路須且行且呼。報告道上之軍民。令速往泰米納門禦敵。此軍士奉命去。弗蘭克亦立策馬前行。途中每遇一軍民。卽呼之同往協助。行行且近。而泰米納門槍礮之聲。益隆隆不絕。其響震天。俄而行抵一

長街。此長街卽直通至泰米納門者。則見敵軍已紛紛攻入。惟街中有寨柵一所。尙有少數軍民。竭力攔守。然其勢已岌岌可危。立將敗退。弗蘭克至此。知無需乘馬。乃一躍下。瞥回首見一童子。方窺伺道旁。乃招之前曰。孺子。煩汝爲我牽此馬。速往伯理士寥王宮。求面加黎波的將軍。而以此馬付之。此間更有五法郎。將以贈汝。汝其毋負我所託。

童子曰。諾。謹聞命矣。遂牽馬行。

於是弗蘭克飛步而前。遙見柵門之外。煙霧蔽天。槍聲震地。知敵軍攻擊正猛。彼少數之軍民攔守者。勢已不支。是時夾道居民。尙有紛紛湧出而助戰者。弗蘭克乃呼之曰。止。止。柵門且垂破矣。汝曹不如奔入屋中。各據牆頭屋頂及窗戶間。憑高外擊。以阻敵軍之入。加黎波的將軍瞬息且至。吾儕此時無論如何。必暫爲設法保守。以待援軍。

弗蘭克行距寨柵約二百碼。卽止步於一巨屋前。此屋適當長街轉角處。其旁爲一

小徑。而窒塞不通。弗蘭克甫立定。卽又見有二十餘壯士馳至。弗蘭克乃大呼曰。吾儕試入此屋。擇地狙伏。而外擊敵軍。使無能越此一步。

衆聞言。隨弗蘭克一湧入。卽闔門。取桌椅器具之屬。堆積如山。以爲支抵屋門之用。屋中有婦女五六人。童子數人。亦爭前相助。弗蘭克復謂衆婦女曰。汝曹屋中所有鋪陳被褥。可悉取出。而置諸窗外之露臺間。諸婦女應命去。不數分鐘。則見彼露臺中。各物已堆疊滿矣。弗蘭克乃率壯士。隱避其間。試向外眺望。則先時拒守寨柵之軍民。早已敗退。而敵軍且洶湧如潮而入。同時距寨柵兩旁之屋內。尙紛紛開槍外擊。彈火如雨。此蓋守柵者不能取勝。因退入屋內。由窗戶間發槍拒敵也。此外尙有他處軍民。續續奔赴。以爲之援者。見敵軍已入。則亦退入兩旁屋中。與屋中人并力禦敵。而長街之上。轉至闐其無人。惟聞一路槍聲不絕。彈丸紛飛。皆從兩旁屋內而出。

弗蘭克率衆狙伏之屋。距柵門約二百碼。柵門旣破。而距此柵門約三百碼之地。尙

有第二柵門。此柵門以內。則巴勒摩城之市民。亦已雲集。以備協力拒守。弗蘭克在屋中。則命衆分伏於窗戶之間。以待敵至。且戒之曰。汝曹毋妄發槍。蓋此種火藥。實不能及遠。必俟敵軍逼近而後擊之。乃足致其死命。

戒備畢。則時時向外窺探。第聞一路槍聲。仍連續不絕。而各家窗戶間。惟見白煙陣陣。向外噴射。其敵軍則亦還槍轟擊。奮勇前進。旣而敵軍官復分遣二小隊。命爲前驅。專力攻兩旁之屋門。屋門旣破。則不問老幼男婦。悉數屠殺之。然後大隊繼之而進。無復阻撓。未幾。而敵軍前隊。早進抵弗蘭克等所狙伏之屋前。弗蘭克乃立傳號令。衆人突起。齊向窗戶間。開槍外擊。槍發。卽又退入露臺。裝置藥丸。更番迭進。而敵軍亦開槍還擊。彈丸從窗戶中紛飛而入。及於四周牆壁間。以至屋頂之天花板。片片落下。一時槍聲礮聲。並雜以玻璃破碎聲。牆垣震動聲。喧成一片。數分鐘後。弗蘭克所統諸人。已有中彈而倒者。弗蘭克卽取倒地者之槍。自行開放。時屋內有一婦人。本奉弗蘭克之命。而助守於樓下者。倉皇登樓。奔告弗蘭克。謂敵

軍攻擊屋門。勢已垂破。蓋敵人就屋門鑰孔內。發彈二三次。而門鎖遂脫然落矣。其所以未卽湧入者。則以門內滿堆桌椅各器物。以阻礙之耳。弗蘭克立命諸婦人火速更取睡椅及箱篋之屬。紛置諸樓梯中央。並轉折處。縱橫殆滿。卽憑此石造之樓梯。以爲寨柵。弗蘭克則躬率所部。據守樓頭。更越數分鐘。而屋門之鉸鏈斷矣。敵軍力肩其門。擲諸屋外。復將各器物移開。紛紛湧入。而弗蘭克等則略不驚皇。從容取準。向敵軍開槍射擊。時敵軍人數衆多。一湧入門。門爲之塞。致當先者欲退不能。紛紛中彈而倒。顧前仆後繼。仍不少止。瞬息間已蜂湧及於梯級下矣。其在先者爭以槍頭刀擊刺。而在後者。則遙遙發槍射之。未幾。弗蘭克所統諸人。漸漸減少。迨其後。則尙能支持以立於弗蘭克之旁者。止二人耳。其屋中諸婦人。明知不免一死。遂共撿起地上所棄之槍。向敵轟擊。併力爲弗蘭克助。正當萬分危急時。斗聞一大聲發於樓下。屋基下震。塵沙上冲。彷彿柱折榱崩。而樓亦搖搖欲倒。弗蘭克等至此。神志眩暈。倒地不醒矣。

俄而稍稍醒。勉強起立。顧尙不解此大聲之所自來。時弗蘭克一手已下垂而不能動。則以一手握槍。強步而前。向梯下一望。則煙塵迷目。視之不能見。久之。弗蘭克忽爾詫愕失聲。已復大喜。蓋一望洞然。樓梯已失其所在。

弗蘭克噫聲曰。嘻。謝上帝。回視身後所立二婦人。則皆以受此震驚。木然癡立。而不能吐一辭。弗蘭克乃曰。樓梯已失。吾儕殆可倖全矣。顧弗蘭克心中。究不解此一震之威。胡至於是。及後。瞥覩樓梯近處牆垣間。露一巨孔。乃始恍然大悟。蓋尼兵船之泊於海濱者。仍時時燃礮。向城中轟擊不已。乃有一巨彈適落於此。中石梯彈忽爆裂。梯毀。而梯下人與所疊各器物。亦與之俱毀。一時樓下惟見片片木石。與敵軍之屍骸。歷亂成堆。而不可復辨。旋又見火燄一縷。倏爾上炎。弗蘭克乃回顧二婦人曰。此梯後一室所儲何物。胡乃轟然火發耶。

婦人答曰。此梯後。乃平日儲柴之室也。

弗蘭克驚曰。若是。則適間落下之礮彈。殆已燃及積薪矣。吾儕此時。縱倖免於敵。而

又恐不免於火。顧此間亦有其他出路乎。吾意此屋頂之上。或可以假道出也。婦曰。然。

弗蘭克曰。然則汝曹速往視室中之兒。並挈之出。某則須一察受傷倒地之人。倘此中尚有生者。則吾儕必挈以偕行。

言畢。卽俯視倒於其旁之二卒。一則爲石塊所傷。不能復生。一則尙有一絲生氣。此外則或倒於樓梯上。或倒於窗戶間。大抵皆因頭面或上半身受傷而死。其氣尙未絕者。止三人耳。

弗蘭克乃率同諸婦人次第登屋。惟其一手已傷。攀緣頗形費力。旣登屋頂。則見鄰屋之上亦竚立數婦人。方注視街中之爭戰。惟以人聲槍聲震耳欲聾。故弗蘭克呼之數四。而後始覺。乃謂之曰。吾此間有數童子。並傷者四人。將取以授諸貴婦。諸貴婦其必助吾。諸婦聞之。皆唯唯。是時街中激戰正烈。而樓下火勢復燄燄上炎。屋前旣不得行。而屋後又爲一室塞不通之小徑。無可逃生。是以弗蘭克等不得不假道

於鄰屋顧由此屋赴鄰屋中間尙隔一狹巷不能飛越幸二屋之間橫列一短牆彼此毘連可以緣之而過弗蘭克遂率二婦人立於屋頂命此外諸婦各將其兒置諸被褥之中而束以繩然後負至屋頂而授其繩於鄰屋之婦人力拽以過其於受傷者亦然然受傷者凡四而其得達鄰屋者止三人蓋第四人未待昇起而已斃矣此事畢弗蘭克乃告諸婦速攜取珍貴各物預備逃生遲則且恐弗及諸婦從之於是次第赴短牆緣之以登彼屋既登回望火勢已大炎烈燄飛騰勢且蔓延而及弗蘭克乃謂鄰屋諸婦人曰汝曹亦宜收拾細軟各物火速離此顧不可啓門而逃苟一啓門則敵軍勢且攔入不死於火必死於兵矣今宜從我攀緣而登由此屋登彼屋輾轉以抵於長街之彼端然後乘機覷便啓門而逃耳

諸婦聞言唯唯應之而神色和平自若絕不露驚駭意蓋前三日中所受驚恐已多一險未平一險又至亦既視爲固然且此時合城老幼男婦尤人人義憤激烈幾忘水火刀兵之可畏而無復皇皇矣於是弗蘭克率同諸婦各肩負其兒及受傷之士

卒。自此屋登彼屋。輾轉踰越數家。然後止曰。以吾度之。吾等至此。暫可無虞矣。顧有一事。敢以託諸貴婦。蓋某有職務在身。不能久留於此。倘不幸火勢蔓延。及於此屋。諸貴婦肯許我挈彼受傷之兵士同逃。而勿任葬身火窟否乎。

諸婦聲情激切。慨然答曰。吾輩逃。則誓必挈受傷之軍士同逃。蓋彼輩既爲吾民而奮不顧身。致受傷若此。吾民又安忍負之一任葬身火窟耶。

弗蘭克於是仍就屋頂行。有二婦人尙從其後。爲之置梯。以助其升降。旣而行抵末一屋。則見其下有一後門。弗蘭克乃一躍下。啓後門出。穿一小徑。轉折而至長街。則加黎波的早率軍馳至抵敵。正鏖戰間。而巴勒摩總督倫柴。忽遣使齎書至。啓視之。書中則請暫時停戰。並約加黎波的往梃泊海口之英國某兵船。與尼布爾士使者共開談判。其英兵船之水師提督。名曰蒙臺。業已允許兩造各遣代表。至其船中會議云。

來書語氣。至爲謙抑。當四日前。倫柴猶斥加黎波的爲盜賊。爲寇讎。此時則尊之重

之。而奉以將軍之稱矣。加黎波的接書後。遂傳令暫時停戰。顧岸上雖停戰。而海中
所泊之尼兵船。則尙頻頻燃礮。向城中轟擊。未嘗止息。旣而加黎波的親赴英國兵
船。而尼布爾士之使者。爲將軍喇的查。亦相繼至。當出約章四條。以示加黎波的。其
第一條。略謂兩造當約定一時期。在此時期內。不得開戰。第二條。在休戰之時期內。
兩造當各守所據之地位。不得侵佔。第三條。凡被創之軍人。及官員家屬。當許其由
巴勒摩遷往海口所泊之尼兵船。俾暫時避難。第四條。凡彼據守於某王宮之軍隊。
當許其備辦糗糧。以濟軍食。加黎波的軍毋許阻撓。此四條者。加黎波的慨然許之。
絕不推却。顧尙有第五條。則加黎波的一見而大怒。力拒絕之。蓋所開列者。謂巴勒
摩全城人民。當公具一極謙卑之書。先向尼布爾士國王謝罪。然後將人民意見。並
要求所以治理之方。明白陳請。而此書之能邀允准與否。尙須候國王之裁奪。
此第五條。旣被加黎波的拒絕。喇的查卽從桌上取所開約章之紙。而摺疊之。置諸
懷內。曰。足下於第五條旣不能遵辦。則以上各條。亦祇可一概作罷。毋煩虛費唇舌。

也。

加黎波的於是卽就英提督蒙臺前。嚴詞斥責尼布爾士人之無理。謂爾國旣請暫時休戰。而會議於此。且免戰之旗章。尙高懸空際。而爾國泊於海口之兵船。胡得尙頻頻開礮。轟擊人民。其爲不名譽孰有甚於此者。喇的查被此詰責。一時理屈詞窮。亦無可辯說。惟旣經罷議。遂約定各休戰二十四小時。再行交仗而別。加黎波的返。遂大集城中人民。告以當日會議。並經拒絕之情形。旋即命衆四出。各增堅其柵壘。準備復戰。其日前所創各製造廠。亦復日夜加工。所出火藥。旣多且精。尤爲神速。而海口所泊英美各國兵船中人。均相將登岸。爭以槍礮藥彈等物分贈之。又有一薩諦尼亞兵船。泊於海口。其船中兵士。亦欲登岸。以助加黎波的軍一戰。顧薩諦尼亞之軍官。堅弗之許。兵士因而大憤。幾至決裂。

二十四小時停戰期未滿。而尼布爾士將軍喇的查。又躬往求見加黎波的。請再休戰三日。謂此二十四小時限期。太形局促。彼受傷之尼布爾士兵。尙未能全數昇往。

兵船醫治。故爲續請。加黎波的復允許之。並不拒絕。蓋欲乘此停戰期中。將城中所有柵壘。益益增修堅固。而西西利各地義勇隊。亦可及時會集。以爲己援。於計亦得。未幾。而各地義勇隊。果以次續續而來。而鄔雪尼^{七見章}前曾奉加黎波的命。在外招募壯丁。合成一隊。至是亦統率而至。並備有大礮數尊焉。

尼將軍喇的查。自加黎波的軍中返。以軍民堅守情形。報告倫柴。並陳所見。謂彼民氣。如是其激昂。柵壘如是其堅固。他日一經開戰。道路之間。在在皆有障礙。恐不易得手。倫柴聞之。乃命喇的查更往求見加黎波的。反覆相商。請得以倫柴所駐某王宮及其他二處軍隊。一同拔隊退出城外。向海濱而行。俾三處之軍。得會合而爲一。加黎波的亦慨然許之。蓋若是。則他日交戰時。加黎波的亦可專力於一處。而無庸分兵抵敵矣。

然而在尼布爾士總督倫柴。則意已不欲戰。當三日停戰之期未滿。又遣人商諸加黎波的。凡巴勒摩城中各物。爲尼布爾士人所有者。請均得運赴兵船。加黎波的又

允之。惟梅亞堡中所拘禁之國事犯。則不准械繫登舟。當留待加黎波的之釋放。又財政所雖亦准其一并遷移。然須留存英金一百萬鎊。以資加黎波的之軍用。此約經彼此議定。遂即實行。

越日。梅亞堡中所拘之國事犯。咸被釋放。城中人民大悅。時尼布爾士人方將城中所有物件。運往兵船。一路紛紛擔負而行。衆人民見之。益爲之大快。以爲從此西西利將成一片乾淨土。而不復受尼布爾士人之虐待矣。以是家家結彩。高懸窗戶間。燒巨燭。燃煙火。共相慶賀。歡聲若雷。並以此番得躬與於榮譽之戰。爲全國人民恢復自由。脫離專制。故雖極盡艱辛。亦弗自覺。即親朋輩儕中。或不免多所橫折。然究之所得者大。而所失者小。則亦有滿志躊躇。而快然自慰者矣。

加黎波的熱心毅力。於籌備軍務外。更以餘暇。組織巴勒摩城中一切公益事。如提倡慈善事業。如設立女學堂。又如編定兵制。使島民咸知盡當兵之義務。振興工藝。使島民得以自食其力。向時巴勒摩城衢市中。觸目皆爲貧苦無歸之童子。沿途乞

食。狀極可憐。城中本有學校一所。名曰耶穌學校。加黎波的卽就而擴充之。而以各童子聚集其中。俾得咸沐教育。至於島中政治。亦爲之次第改良。務使盡善盡美。而其餘城鄉各地。爲尼布爾士人所割棄者。加黎波的卽選派軍員往。而爲之整頓一切焉。

加黎波的既得英金一百萬鎊。於是措施裕如。無虞竭蹶。且與外國製造廠訂立合同。購辦各種軍械。復於巴勒摩城設立一製造軍械所。自行製造。此外所有各火藥廠。亦復逐漸改良。蒸蒸日上。盛至於四方軍隊之來歸者。如米地西。人名見第二章則率軍二千人。汽船三艘。如高遜斯。人名則亦率軍二千人。先後接踵而至。願效前驅。又如意大利各省義勇隊。望風響應。雲集影從。間有爲加黎波的所意想弗及者。又有英人一大隊。結成一軍。特來相助。而其中最奇者。爲一康華爾人。康華爾英國沿海省名名比亞德。其人善發槍。發則輒中。每當臨陣。彼尼布爾士之軍官。多斃其手。不久。卽成爲加黎波的部下著名人物焉。